

索契冬奥会今晚开幕

莎娃还是普鲁申科？谁来点燃圣火引人关注

第22届奥林匹克冬季运动会将于7日晚在俄罗斯索契的菲什特体育场开幕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开幕式。

预计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个代表团的2800多名运动员将参加本届冬奥会7个大项、15个分项、98个小项的比赛。索契冬奥会有望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、设项最多的一届冬奥会，与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相比，新增了12个小项。中国派出了由139人组成的代表团参赛，66名选手将参加4个大项、9个分项、49个小项的比赛。

本届冬奥会的主火炬怎样点燃？谁将成为最后一位引

燃火炬者？再次成为各国媒体的焦点话题。

索契冬奥会圣火自去年10月7日从莫斯科红场开始传递以来，已经创造了多项新纪录：圣火到达北极；由两名宇航员手执火炬在太空行走；潜入世界最深的淡水湖——贝加尔湖底；历经123天、65000多公里，创历届冬奥会火炬传递距离之最。

随着冬奥会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，开幕式已进行了多次彩排，但每次彩排都不让任何媒体采访。关于该届盛会点燃巨型主火炬的候选人，有两种说法，一说是俄罗斯女网巨星莎拉波娃，另一说则是该国“花样滑冰王子”普鲁申科。

26岁的莎拉波娃曾获法网、澳网、温网、美网女单冠军，成就了全满贯辉煌。2012年伦敦奥运会，她担任俄罗斯代表团旗手，并获女单银牌。如果莎娃真是索契冬奥会开幕式点火者，将成为继普拉蒂尼、纳什之后，又一个夏奥项目选手点燃冬奥运火炬者。

而31岁的普鲁申科是2006年都灵冬奥会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金牌得主，还曾三夺世锦赛冠军、七获欧锦赛冠军。历届冬奥会开幕式主火炬点燃者中，花样滑冰选手所占比例最高。普鲁申科若担此重任，将成为冬奥会史上第六位在开幕式上点燃主火炬的花样滑冰选手。

本报综合报道

夏雨担任央视解说嘉宾

影帝是单板滑雪资深发烧友

“你是从2003年开始滑的吗？”、“这次索契冬奥会男女队优势如何？”、“你每年能滑个200、300天？”……面对名将刘佳宇，抛出这一系列问题的，不是专业体育记者而是电影明星夏雨。2月5日下午，中国单板滑雪U型场地技巧队从北京出发踏上索契冬奥会的征途。登机前，碰巧搭乘同一趟航班的两人打开了话匣子。

原来，从17岁开始就屡获各大电影节“影帝”称号的夏雨是单板滑雪的爱好者，他与单板结缘是在2003年，那一年我国单板滑雪队也组建不久。这一次来到索契，他将与央视体育频道的主持人一起，担任6场单板滑雪赛的解说工作：“刘佳宇的技术就不用我再夸了，我是真的特想等她比赛之后教我两招。”

被问到“影帝”级别的解说将有怎样的风格时，夏雨谦虚表示：“这跟我演戏没什么太大关系，这也是我第一次做解说。不是从专业角度，还是以发烧友的状态，更多的是和大家分享一下滑雪的乐趣和滑雪的经历，想传达一种态度和生活方式。毕竟单板项目进入中国的时间不是很长，可能在看比赛时观众不知道怎么欣赏，也是给大家一个引导。同时所有跟滑雪有关的地方我都很向往，很想体验一下像索契这样的滑雪胜地。”夏雨说自己平时也会经常带女儿去滑雪场感受冰天雪地的乐趣，“她还太小，只有三岁，但估计今年这个雪季就可以开始学滑雪了。”

辛缜



柏林电影节开幕

三部华语电影竞逐金熊奖

第64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将于北京时间2月6日至16日在当地举行。华语影片在本届柏林电影节格外显眼，一共有12部华语片亮相影展。梁朝伟成为本届电影节主竞赛单元评委会成员，还有《推拿》、《无人区》、《白日焰火》三部华语片入围主竞赛单元角逐金熊奖，刷新了近年纪录。

除了《无人区》已在内地上映外，《推拿》和《白日焰火》对观众来说尚属神秘。《推拿》改编自毕飞宇曾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同名小说，聚焦了盲人推拿师这一特殊群体，从生活、爱情和梦想等各个方面描述了他们内心深处的黑暗与光明。导演娄烨是欧洲电影节常客。因此，三部影片中，《推拿》最受关注，该片由郭晓冬、梅婷、黄璐、黄轩主演。

《白日焰火》则被认为是一匹“黑马”。影片由桂纶镁、廖凡、王学兵主演。导演刁亦男曾是《洗澡》、《将爱情进行到底》的编剧。影片在考验智商的犯罪情节背后，杂合了非常独特的爱情元素，展现了人性的自我救赎。由于导演是编剧出身，剧本的故事性强，人性探寻与释放的细腻描述，是以往西方在中国影片中很少看到的。

此次三部入围华语片的演员们对于国际电影节经验丰富。其中《无人区》中的余男主演的《图雅的婚事》曾在柏林电影节摘得金熊奖，她还在2010年担任了柏林电影节的评委。

本报综合报道

徐若瑄嫁人了

有着“不老女神”美称的徐若瑄于2月5日上午和新加坡富商李云峰在新加坡注册登记结婚，这个消息昨天得到徐的经纪人证实。预计两人6月办婚宴，婚后徐若瑄将随老公定居新加坡，但不会息影。

据悉，将满39岁的徐若瑄和富商男友于今年1月25日在台北闪电订婚，男方李云峰是新加坡马可波罗海业集团主席。男方曾有过婚姻，两人对大婚一事十分低调。

本报综合报道



更没有料到的是，文化部根据连续三次全院的“民意测验”，决定由我执掌学院。我推辞了四个月，还是挡不住老师们的细磨慢劝，勉强答应了。同时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为了破除“论资排辈”的顽疾，任命我为上海市各大学中文学科和艺术学科教授评审的负责人。

我主持的教授资格评审比较严格，各大学初评通过的名单，校长都签了字，到我们这儿最多只通过一半。大量被否决的申报书上，都是我的签名。这是我后来长期受到上海文人围攻的第一原因。但在当时，上海的文化结构还没有陷陷，大家对我们的严格好评如潮。

有一天，上海各报都刊登了一条消息，上海市政府为了表彰我的学术成就，给我连升两级工资。我们学院的教师还为此聚餐庆祝，但细问起来，是从月薪七十八元人民币升为八十七元。一位与我同年龄、同专业的香港教授对此深感惊讶，说他的工资是我的整整一千五百倍。我却为他担心，说：“这怎么用得了？”

当时我和很多人一样，没时间考虑待遇，只想赶快多做一点事。我知道天下的局势不会那么顺利，迟早会有反

复，甚至还有灾难，如果能在新的灾难来到之前做出一个样子，那就能给中国留下一个看到过的文化之梦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祖母去世了。

那是一个初夏的夜晚，突然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。连忙开门，是小弟弟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大哥，外婆走了。”

这句话，我们似乎早有准备，却又毫无准备。我两眼发呆，看着小弟弟，甚至忘了把他让进门。

祖母是在家中去世的，没有什么病痛，却没有了呼吸。当然还要送到医院“抢救”，但医院能做的只是对她远去的确认。这就是祖母，走了就走了，不接受抢救。

祖母离开之后，我有很长时间不敢回忆她的生平。这就像，面对一座突然被大雪覆盖的高山，不敢去细想它无数陡坡的险径。

正是祖母，这位不姓余的女性，在每一个危难关头，把余家带出了险境。

追悼会上要挂横幅，大家又一次难住了：祖母到底叫什么名字？谁也不知道。户口簿上的名字，是祖母叫登记户口的女孩子“随便写一个”的。她真正的名称，只有一个“余毛氏”。祖母无名。

仅仅为此，我泪如雨下。

按照家乡规矩，祖母的骨灰盒应该进入祖父的墓廊。但是，祖父的墓碑早就在几十年前由外公写就，没有把祖母并列。因此，我执笔写了一方贴地斜碑，恭敬地提到祖

母，拜托乡亲请石匠凿刻后安置在墓碑下方。但是，过了半年再回乡，看到斜碑已经安置，却没有我写到祖母的那些字句。

连忙查问，山脚下的那位石匠说，那天正要凿刻，突然来了一阵山风，把我写祖母的那张纸吹走了，石匠和乡亲本想叫我再写一张，但村里的老人说：“被山风吹走了的东西，都不应该捡回。我们山民走在山路上，一阵风吹走了草帽，都不去捡。”

他们还不放心，特地到朱家村去向我的外公请示。当时外公也已病衰，躺在藤椅上幽幽地说：“吹走那字，是她自己的意思，我猜得出来。”

这次上山看祖母的墓，也是李龙陪去的。李龙在这几年间突然变得非常苍老，白须白发，连眉毛也白了，还穿了一身灰白的褂子，似妖似仙，刚见面时我几乎认不出来。

在下山的路上，李龙突然问我：“笃公和女疯子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记得，我正想问你呢……”

“他们都是长寿。笃公是五年前走的，临终前对我说，不管女疯子同意不同意，他想和她葬在一起。女疯子是两年前走的，临终时只说了五个字：和他在一起。后来的事都是我办的，石料是乡亲捐的……”

“好！李龙叔，这事你办得好。有空上山，多给他们这对老情人上上坟，割掉一些杂草，点三炷香，他们都是爱漂亮的人。”我说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应雄伟